

编辑 李昊 校对 屠会新
电话 67655592 Email: zzbz@163.com

校长领着一位胖子走进饭店的时候，
吴梅花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却并没有认出她来。也难怪，她都离开家乡七八年了，谁会想到能在这千里之外的省城相遇呢？
校长对她说：“服务员，把菜谱拿来，我要好好招待一下刘总。”
那个叫刘总的人说：“校长，别那么客气，随意一些，家常菜就可以。”
校长说：“好，恭敬不如从命，水煮花生米、凉拌木耳、家常豆腐，再要一个饭店里的特色菜。”没等刘总说话，他就转身问她：“服务员，你们这店里最有特色的都有什么啊？”
她支支吾吾地说：“我们这店没啥有特色的……”她是在说谎，饭店里有的是特色菜，她不想让校长他们享受。
校长眨巴了两下眼睛，似乎不相信他说的话：“开饭店的会没有拿手的菜？叫你们老板来！”
她不情愿地把老板叫来了。
老板点头哈腰：“我这小店最有特色的就是老鳖汤，其他的还有……”
她接过老板的话，看了校长一眼：“老鳖汤，一份688元。您要吗？”
老板怪她多嘴多舌，瞪了她一眼。
校长说：“要，要，就一份老鳖汤。”
校长一边说，她一边在菜单上记。随后，她把菜单交给了传菜生。
菜上来了，水煮花生米、凉拌木耳、家常豆腐。校长又要两瓶啤酒，两人开始碰杯动筷子了。
又等了片刻，传菜生送进来一盆鸡蛋汤，她接过放到了桌子上。校长察觉到不是老鳖汤，有些奇怪，生气地对她说：“服务员，怎么搞的？我要的是老鳖汤，怎么换成了鸡蛋汤？”
饭店老板恍然大悟，说：“梅花，既然你认识校长，怎么还捉弄人家？”
她没理会老板的训斥，冷冷地对校长说：“校长，我是故意画圈让厨师做鸡蛋汤的。咱村里穷，学校更穷，房子露着天……现在学校有钱了？敢喝老鳖汤？”前幾天，她还打电话回去，在小学校门口的弟第说，学校的房子快塌了，他们都在操场上上课呢。
饭店老板瞪了梅花一眼：“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真是不懂事。”
校长哭笑不得，说：“梅花，刘总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准备给咱村的小学投资20万……我特意来感谢人家呢，你却插了这一杠子，这，这叫啥事呢？”
刘总忙对她道歉：“梅花，你误会校长了，校长这次来省城，听说他为了凑路费，跟家里人吵了一架，把家里的牛卖了。”
她的脸倏地红了，尔后转身跑出了雅间。
“这孩子！”饭店老板跟着出去了。
校长和刘总相视一笑，边吃边聊。
没过多长时间，吴梅花给他们送来了一份老鳖汤。
校长看看老鳖汤，看看她，说：“梅花，这老鳖汤我们可不敢喝，要不再得换你的了。”
她嫣然一笑：“校长，今天算我请客，不让您破费。”
校长松了一口气，赞许地点点头。
刘总笑吟吟地看着她，说：“梅花，你愿不愿上技校学一门技术？”
她不明白刘总的用意，直直地看着他。
刘总说：“你若愿意的话，你找一家技校，所有费用我出。”
闻听此话，校长鼓掌叫好。她的脸则像一朵盛开的梅花。

小小说

老鳖汤鸡蛋汤

侯发山

她一脸慌忙地说：“先生对不起，‘鳖’字我不会写，我画了个圈，厨师以为是鸡蛋，就做了鸡蛋汤。”
刘总忍不住笑了。
饭店老板闻声过来了，得知原委后训斥她：“梅花，刚来的时候你说识字少，‘鳖’字不会写就画个圈，现在天天晚上抱着书本学习，咋还画圈？你今天是怎么了？喝糊涂汤了？”
校长恼火地说：“你没上过学吗？老师怎么教你的？”
她不卑不亢地说：“校长，我的语文老师就是您。”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只有四个，校长担任一到五年级的语文课。
“你也是石庙村的？”校长愣住了，看了她老半天才惊喜地说：“哦，我想起来了，你是吴梅花。那时你还是个孩子，才几年不见就长这么高了。我记得你学习成绩特别好，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小学四年级没毕业就回家了，想不到你在这里打工。”
饭店老板恍然大悟，说：“梅花，既然你

从军行

一
闻鼙鼓向北行，
三江披雪踏军营。
戎装聚首春年月，
戎日新兵念母情。

二
俗门志共马蹄轻，
三寸丹心对月明。
犹见星稀天共远，
边关不夜醉三更。

三
才别塞塞又西营，
宝岛忽闻野地声。
卧雪盖冰英气在，
只为寸土绣人生。

四
乌江黑水唱精英，
晓月寒窗大漠情。
塞下烽烟随愿去，
山河依旧万里明。

少年游

(组诗)
陶耀辉

少年游故乡思

尘生乐土无哀求，
辽水沓江流。
雁过入稀，
炊烟几缕，
明月抚桥头。

三年困倒窗前柳，
目断乱云游。
碧水蓝天，
鱼跃鸟鸣，
又是几春秋。

忆江南游

一
历历江南客，
悠悠北国情。
名山携峻岭，
二夜送精英。
二
苍苍几座寺，
渺渺钟声迟。
落月方舟去，
人归暮鸟时。

登庐山

沧桑古道走庐峰，
万古风云月色同。
五岳何谈幽险景，
三山岂比壑枫红。
花如人语敲边鼓，
石不开口捧警钟。
难索庐山真面目，
仙人洞里霜亦浓。

雪月

雪意晨韶铺壮景，
天涯明月赛寒宵。
残云带雾随风抖，
凄草凄光满地摇。
百日烟尘一夜洗，
三秋霜雪五更消。
浩天厚地镶银宇，
一曲新词共九霄。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新魏碑创始人陈禄渊书法



玉龙雪山 王国强 摄影

郑邑旧事

老郑州房地产与建筑(四)

杜丰芮 王瑞明

民国初，郑州在新政与新文化影响下，陆续建筑了一批办公、文教、商业、医院等建筑。1913年，汴洛铁路并入陇海铁路后，在马赛建一陇海南站，与京汉铁路郑州站相对应，两站中间以天桥相通。天津商贾侯迪、杨万青、邢福祥合股在钱塘里“同庆茶园”旧址上，兴建了郑州第一个三面转楼，砖木结构比较讲究的“普乐园”戏园。秦陇豫海铁路总公司选址豆腐寨北边，建了17幢专门为修筑陇海铁路的外国专家办公居住为一体的别墅群陇海大院。所建房屋造型和细部

处理，开始出现带有西方色彩、多为红瓦灰砖，或红灰相间混砖结构带木地板的新颖楼宇。总店设在开封的大金台旅馆，在大同路西口建成开业，分5个院落，是当年最大，很有特色的旅馆。与此同时，大同路、德化街、钱塘里、芥家门、二马路一带的商业门面房、生产作坊、居住房在大街两侧的小巷也相继形成。
1914年，湖北大批来郑经商并选址芥家门东侧建了郑最早的一家湖北会馆。会馆前面形成的道路名叫三益街。同年，开封普临电灯公司，民族资本家魏子青筹

集资金20万元来郑办电(今大同路与敦睦路交叉路口)创建明远电灯公司。1915年，直系军阀吴佩孚、赵倜、刘茂恩、刘峙等多家官僚都先后在郑州黄金地段购地建筑房屋，出租从中谋利。1916年开封实业家潘荫甫投资3万元在长春路创办郑州最早的一家“德丰面粉厂”。1919年，上海商贾穆藕初等投资200多万两银子来郑选购豆腐寨98亩土地，创办豫丰纱厂。1920年沪商林应明在东三马路开设“大东机器制造厂”，专业生产轧花机、炉条等。此外，还有华兴厚铁工厂、志大蛋厂、机器打包厂及各种手工作坊等近百家。这些工厂、作坊相继建筑了营业房、厂房、库房和住所。1924年汉口医学专家蔡志伟在大同路开了一家设施先进的“同仁医院”，有病房25间，引进太阳灯、X光检查等医疗设备。这些新型建筑的出现，开始由传统建筑向现代建筑发展起来了一定作用。

博古斋

古代文人的稿费

周齐林

的事情。稿费的多与寡，自然是与一个人的社会名气决定的。古代高稿费的，一个字抵得上黄金一两，低稿费的，往往写一天下来只能混顿饭吃，有时或许连个饭都吃不上。韩愈为大将军韩弘写《平淮西碑》，得稿费五百匹绢。当时一绢值两百文，一斤大米值一文钱，而我们今天的大米则是两块钱一斤，这也还是按一般的价格来计算，如此计算下来，韩愈这篇一千五百字的碑文几乎拿了二十万稿费，这可是天价了。
当然像韩愈这样的现象毕竟是少之又少，杜甫在《闻斛斯六官未归》一诗中这样写道：“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说的便是朋友斛斯融卖字为生，客户拖欠稿费，无奈只能自己前往讨取，日子过得相当清贫的事情。杜甫

的这首诗道出了古代文人卖字为生的真实的一面。当时一般是给别人写委任状和墓志铭来赚取稿费，《明史·李东阳传》里的这句“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争，不由丧家”。生动地描绘出了古代自由撰稿人行业的竞争之激烈。宋太宗时期，中央政府专门有财政拨款给宫廷文人作为稿费，想来真是一大美事，当然这也与当时的俸禄比较低有很大关系。到清朝时期，写字得稿费已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当时的文人郑板桥专门为自己的东西制定了一个薪酬标准。
由以上观之，古代文人与现代文人的稿费境遇应该差不多，但总体而言要高于现在的人好一点。现在的稿费已是几十年未变，写一篇千字文通常只能购得两斤猪肉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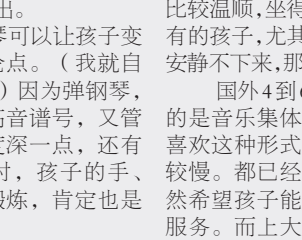
新书架

《侯卫东官场笔记9》

邢晓英

《侯卫东官场笔记》至今已出版8部，系列书累积发货量已突破300万，《侯卫东官场笔记9》主要讲述2003年非典爆发，沙洲副市长侯卫东坐镇益杨县指挥抗非典工作，意外被困隔离区。他在隔离区坚持指挥全县的抗非工作，郭兰恰巧也在隔离区，经过生死考验，两人的感情越深入也越发纠结……抗非工作结束后，侯卫东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表

孩子学钢琴 父母先上课
——优质钢琴家为父母与子女的一课
钢琴容易上手，有个音准。小提琴刚开始拉时，讲得过分一点特别像杀鸡！拉小提琴的姿势对孩子来说是最不舒服和最不自然的。而钢琴不同，小孩子只要放松，坐姿正确，手形自然也就是正确的。我3岁学小提琴，4岁自己要求学钢琴，当时倒并没有理解钢琴在乐器中的位置，只是很单纯地想坐下来弹，小提琴的姿势太累了。当时个子很矮的我，坐着拉小提琴，琴就会滑下来。而且，脖子这里会有个红的印记，还会痒、疼。有的小孩子会觉得练这个太辛苦了。
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状，同时也是中外教育的一个区别：在国外学钢琴的孩子比国内的多。每个学校都有弦乐队，学生们觉得弦乐队是一个集体的团队，在其中能有归属感。但钢琴是一个单独演奏的独奏乐器，演奏形式较为单一和枯燥。但我问过很多中国家长，家长对这个问题如果你用中文搜索引擎搜，答案会是4岁。但上英文的网站找，外国人的回答会是6到7岁。我本人是4岁开始学琴的，所以主观上我赞同前者。客观上，我也赞成6岁开始学，因为4到6岁是最能培养良好的手机能的最佳年龄段。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是先上几节集体大课，再开始上一对一小课的经验。
不过，3岁是有点过早。我3岁跟着爸爸学小提琴，与其说“学”不如说“模仿”，一切靠本能的记忆和模仿力，但对五线谱怎么都不明白。一过4岁生日，妈妈就让我马“开窍”。7岁开始肯定是很偏的，因为这时孩子的手已经基本发育完善，再锻炼缺乏力量。看看音乐史上那些著名的钢琴家，不管是欧美的还是亚洲的，学琴的时间都集中在4岁前后。至于不是一到4岁就马上上学，那还要因人而异。有的孩子性格比较温顺，坐得住，那就可以试一下。有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比较多动，安静不下来，那就要再让他长一些。
国外4到6岁的孩子，通常选择的是音乐集体课。中国家长却不太喜欢这种形式，觉得大课的进度比较慢。都已经交了高额学费了，当然希望孩子能够享受“更专门”的服务。而上大课，几个孩子一起听一起弹，进步慢，学的东西相对少。从思想上来说，中国的妈妈还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高一筹。他家的孩子学到第八页了，那怕是要作曲理论，都会对他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学琴的最佳年龄是几岁
依目前国内的钢琴教育现状，4岁是一个比较适中的选择。当然，依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家长还可以自行调整。
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不同城市的钢琴学校上课，接触过数不清的琴童和家长，也碰到过不少让我啼笑皆非的事情，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家长带着两岁多的孩子来要求学琴，说是孩子乐感特别好



孩子学钢琴 父母先上课

在三十岁以前，应把重要的书都看完
实际，它是它，你是你，彼此毫不相干。”他将抽出来给我看的一叠札记本(每本都抄写认真，字体工整，有的还有插图，那是他比照原书画下来的)放回书架，接着说：“今天，全世界有相当多的人都患了‘文字厌食症’，看不下任何文字，所以杂志越来越重美工、编排、重标题、图片，就是因为读者对文字已经厌倦了。现在谈恋爱的人跟前一样多，情书的产量却大大减少，原来都打电电话去了。听说美国还有为年轻人准备的明信片，明信片上预先印好三十种状况，你寄信给对方时，只要在明信片上打勾就可以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实在令人担忧……”
日记方面，痲弦自谦做得不差，总是断断续续的，没能贯彻始终。这方面他佩服文坛大老朱介凡先生，他每天记日记，从抗日战争到现在从未间断过。如果有人问介老，1942年某月某日，重庆市的天气是雨是晴？温度如何？米价多少？他一番日记，马上答得出来。大凡国事、私事、家事、琐事，均在斯卷之中。虽是个人生活记录，但也有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日记之为用大矣哉！
谈到和文友通信，痲弦是从不间断的，他每天都可以写一大堆信，毫无倦意，因为写信的时候，他似乎看到收信人的笑容，原来打电电话去，一张薄纸，便能享受受到与友人促膝谈心之乐。最近有人告诉他，多写信可以避免老年痴呆症，他写信的劲头就更足了。
痲弦年轻时喜欢读西方文学的翻译，特别是批评理论方面的书。那时实行戒严，很多书往往因为翻译者在大陆而遭到查禁，每次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所谓的禁书，他都关门闭户来夜以继日地把它赶阅完毕。他曾经抄过鲁迅译的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摘要之外，还加上自己读后的感想，这就是文学的行径。
痲弦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没有影印机的时代，书籍的取得极为困难，往往借到一本好书，只有靠札记来记录其中喜欢的章节，有时整本书喜欢，就整本抄录下来，就像中世纪抄经的僧侣一样。一本书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就永远记住了，一辈子也不会忘记。2001年7月，笔者访问加拿大，在痲弦家住过两天，亲眼看见他书房里的手抄本，高兴人齐，有数叠之多，一直珍藏到今天。痲弦把它们统一做了封面，一排排地放上书架，看起来就像“金刚经”一般壮观。痲弦对我说：“其实，我觉得影印机虽然科学，但是‘坏’的东西，影印一大堆，自己觉得已经拥有了它们，

连载

痲弦将人生分为三个时期：学业期——三十五岁以前；事业期——三十五岁以后，人人中年；德业期——老年，如之结，“使人勇敢面对死亡，并达成最高的完成”。由于人的一生时间有限，所以他主张：“一个人在三十五岁以前，应把重要的书都看完，三十五岁以后，就开始创造东西了。”
“三十五岁”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笔者猜想与诗有关。在《一日诗人，一世诗人——我的终身学习历程》一文中，痲弦就这样写道：“记得好像是现代诗人T·S·艾略特说过：诗人在三十五岁之后要有历史感。写作要有阶段性。中年人有中年的心情，就该写中年的诗；就如女性的打扮一样，假如看见一个岁数大的女人还装成小女生的样子，就会让人觉得不舒服。诗人也是如此的，每个阶段就要写出那个阶段应该写的诗来。”读书也应该有阶段性。



痲弦评传 龙波德

5